# 非刑罪化



性工作者明智指南





####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促进健康和人权

NSWP致力于帮助全球性工作者的发声,连接维护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权利的区域网络。NSWP倡导性工作者应当享有免于虐待和歧视的权利,获得以权利为基础的健康和社会服务。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致力于强调和分享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领导机构的知识、战略和经验。明智指南是文献研究和向NSWP的全球成员征询意见的结果,包括来自一些成员的个案研究。

"性工作者"一词反映了性工作者社群内部巨大的多样性,包括但不限于: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性工作者;房独立的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品的性工作者;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使用者);有证件的流动性工作者,以及被拘留或监禁的性工作者;以及被拘留或监禁的性工作者。

NSWP是弥合差距 (Bridging the Gaps) 项目之一——关注重点人群的健康和权利。该项目致力于解决性工作者、毒品使用者,以及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所面临的人权侵害,以及获得所需要的艾滋病和健康服务所面临的挑战。访问www.hivgaps.org网站以获得更多信息。

## 目录

介绍	3
现有的性工作法律模式概述	5
刑事定罪	5
合法化	5
去刑罚化	6
非刑罪化	6
案例研究	8
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	8
新西兰	1
北领地,澳大利亚。	7
性工作者倡导非刑罪化的关键策略	9
建议	3
结论	4



### 介绍

非刑罪化一词对性工作者权利运动 具有历史和政治意义。这个词最清楚地反 映了NSWP的核心价值:反对一切形式 的对性工作(包括性工作者、客户、第三 方¹、家庭、伴侣和朋友)的刑事定罪和 其他法律压迫。国际研究和证据表明,非 刑罪化为性工作者创造了更安全的工作环 境,为他们提供了对工人权利的保护,改 善了他们获得保健服务的机会,减少了他 们对艾滋病毒、暴力、污名和歧视的脆弱 性,是打击性行业内剥削的关键。

除了法律改革外,非刑罪化还涉及改革警察的措施和执法,因为许多国家的性工作者都面临严重的来自警方的歧视、勒索、腐败和暴力。刑事定罪意味着性工作者面临犯罪记录、监禁、驱逐、被逐出住房,甚至丧失照顾子女的权利。当性工作者可以工作,而不必担心被警察攻击或攻击时,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就可以大大改善。

新西兰是唯一一个在国家层面将性工作非刑罪化的国家<sup>2</sup>,尽管这项立法没有为移民性工作者提供与新西兰公民性工作者相同的法律和社会保护。在国家以下州政府层面的法律,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NSW)和最近的北领地(NT)也将性工作非刑罪化。本指南提供了三种模式的案例及其各自法律模型。

自1995年新南威尔士州实施《无序房屋修正法》3 和2003年新西兰实施《卖淫改革法》(PRA)4以来,许多主要的国际人权组织都呼吁将性工作非刑罪化,包括世卫组织、艾滋病规划署、人口基金、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以及医学杂志《柳叶刀》。性工作者主导的组织、知名学者和活动家正在动员起来,开展非刑罪化运动,利用新西兰立法的积极成果作为关键证据。

本明智指南来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一些关键信息人、性工作者权利组织和性工作者的专业知识,方法包括深入访谈和对NSWP成员组织进行全球电子咨询。指南解释了法律改革是如何实现的,并详细说明了为制定尊重和保护性工作者人权和劳动权利的法律模式,改善其工作条件和生活,所开展的工作。指南概述了为实现法律改革进展采取的关键宣传行动,希望成为性工作者和盟友可用于意识提升和倡导对性工作采取权利确认办法的工具。

指南目的是向性工作者权利组织提供能够适应其法律框架和背景的思路和战略,供其在本国进行宣传和运动。报告还强调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经验和最佳实践,以及推行非刑罪化宣传战略所涉及的潜在挑战和陷阱。

<sup>1 &</sup>quot;第三方"一词包括经理、妓院老板、接待员、女佣、司机、房东、向性工作者出租房间的酒店以及被视为为性工作提供便利的任何人。

<sup>2 &</sup>quot;性工作法律全球图绘", NSWP。

<sup>3</sup> 新南威尔士州议会,1995,《无序房屋修正案法》

<sup>4</sup> 新西兰议会, 2003,《卖淫改革法》



### 现有的性工作法律模式概述

非刑罪化是与去刑罚化、合法化和刑事定罪不同的一种独特的法律模式。5 为了提供实现非刑罪化过程的背景,本节概述了主要法律制度框架及其对性工作者生活和人权的影响。

#### 刑事定罪

刑事定罪是指将性工作或与性工作相关的活动定为犯罪的法律框架。刑法由警察和其他执法机构执行,对性工作者的逮捕、起诉和监禁等惩罚。即使买卖性行为没有被定罪,其他相关活动也会被定罪,包括:在街头或公共场所拉客、做广告、与其他室内性工作者共用场所、与买性有关的其他活动(例如"沿街找妓"),以及妓院所有者、辅助者或"从性工作中获利"的人,其中可能包括性工作者本身。定罪可产生犯罪记录,从而限制性工作者获得支持服务、住房和就业的机会,以及移民、甚至看望孩子或照不女的权利。

性工作者不得不在隐蔽、孤立的条件下活动,因此面临更高的敲诈勒索和暴力风险,再加上他们往往在遭受犯罪时不能求助于警察,这实际上使犯罪者逍遥法外。在"仅"将客户或第三方刑事定罪的北欧模式下,将买性刑事定罪,导致性工作者遭受更多的暴力、污名、剥削、警察镇压、以及获得司法和服务的机会减少。

#### 合法化

虽然合法化和非刑罪化经常被混淆,但在实践中,它们大不相同。非刑罪化是指取消或没有禁止和压迫性工作者的法律,而合法化是指引入旨在实施国家管理和控制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法律。多数情况下,与其他类型工作的监管相比,这种监管是不公平的,而且过于严格。

可对性工作者的工作条件施加地方或国家范围的限制,包括工作时间、工作地点、每个地区允许的工作者人数、强制性艾滋病性病检测和强制性登记。警察往往是这些法律的执法者,导致性工作者和性工作企业面临过度罚款、强力监视、突袭、起诉和因不合规遭受刑事制裁。合法化往往对无证移民性工作者影响最大,因为它产生了双层系统,使"非法"工作者必须逃避法律管辖,接受剥削性的工作条件和侵犯人权行为。

<sup>5 2014</sup>年,NSWP,"简报文件: 性工作与法律: 理解法律框架与性工作法律 改革的斗争。"

#### 去刑罚化

去刑罚化是指通过行政和公共秩序法律而不是刑法,结束对性工作者的监管。行政违法通常涉及公共秩序和危害安全,其中一些是性工作特有的,而另一些,则是针对性工作者的一般罪行,例如游荡、公共猥亵或公共着装规范。这种罪行可以用来压迫性工作企业和性工作者,限制他们进入城市的某些地区,实施强制性艾滋病性病检测,或强迫他们去康复机构。

公共秩序法对公共空间的使用进行规范,会影响性工作者和性工作企业的运作方式和地点。这些法律可以结合对性工作企业的强制性许可,如要求公开展示包括全名在内的许可证。分区限制可以设"无卖淫"区,将性工作者限制在更偏僻的地区,这对他们的健康和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并增加他们工作时遭受暴力的风险。

行政违法和公共秩序法仍由警方执行,往往导致严厉或过度惩罚,包括巨额罚款、警察拘留和长时间的监禁。这些罪行和法律可以结合刑法使用或附加在刑法外,而且往往伴随着措辞松散的指导准则,使性工作者暴露在勒索或暴力等非法的警察行为之中。

### 非刑罪化

非刑罪化取消或废除所有禁止性工作本身以及所有相关活动的刑法。非刑罪化还应包括取消刑法以外的所有法律压迫,包括过度影响性工作者的法律,如禁止流浪、公害、淫秽、毒品使用、同性恋和变装的法律。

非刑罪化通过减少与工作有关的暴力,包括警察暴力,以及增加诉诸司法、支持服务和保健服务的机会,改善了性工作的安全性。在法律上承认性工作是工作,也减少了性工作者、其伴侣和家庭遭受的污名、歧视和骚扰。它还为性工作者提供与其他工人一样的权利和社会保护,改善他们的机会和经济赋权。在非刑罪化下,性工作者不再害怕因工作而被逮捕、监禁、递解出境或有犯罪记录。



### 案例研究

### 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

在警方腐败和胁迫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性工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动新南威尔士州的法律改革。他们报告说,他们经常被罚款,被迫向警察行贿,提供违规警察的名字,并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妓院中散发通讯,以参与和动员性工作社群。澳大利亚卖淫者集体(APC)经营着一个政府资助的性工作者活动中心,并带着安全套和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职业建议拜访该州的妓院。他们一贯呼吁进行法律改革,并抵制向议员提供性服务,直到实现这一目标。

一项内部卧底行动发现,警方深度参与有组织犯罪,导致1979年废除卖淫法<sup>6</sup>,将街头性工作非刑罪化。不过,当局实施管制措施,限制街头性工作者进入繁忙的难停车的商业道路,因此警方可向性工作者收取妨碍交通的费用。旧的《无序房屋法》(1751年)<sup>7</sup>被恢复以关闭妓院,将更多的性工作者推上街头,增加他们对警察腐败和勒索的脆弱性。

这些新的国家法规引发了APC的突破性原创研究,他们采访了100名性工作者,发现大约一半的人遭到暴力袭击,三分之一的人在工作期间遭到强奸。APC的研究是新南威尔士州特别委员会的重要资料,该委员会在1980年代中期审查了性工作法,将警察腐败与妓院保护联系起来,并确定了对组织改革的需求。8 APC与州代表定期举行会议,并与新南威尔士州总检察长讨论性工作法:

"与地方州一级的政治家面对面,他们向政府表明,我们不是反常的,我们是相当正常的人。他们直接挑战了关于性工作者的根深蒂固的想法,比如因为懒惰或愚蠢才无法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表明我们是真实的,用目标、激情和抱负向人们表达我们应有人权。"

CAMERON COX, 新南威尔士州性工作者外展项目(SWOP)

新南威尔士州警察服务皇家委员会调查了新南威尔士州警察的腐败行为,并听取了证据。这些证据证实了许多性工作者十年前在新南威尔士州调查时的证词。委员会的结论是,警察是性行业的不当监管者,并查明"警察腐败和妓院经营之间有明确的联系"9,新南威尔士州总检察长宣布性工作法改革,允许经营良好的妓院经营,以减少警察腐败。经过大约20年的倡导,1995年,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终于将妓院非刑罪化,使地方议会能够管理性工作场所,新南威尔士州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性工作非刑罪化的司法管辖区。10

<sup>6</sup> 悉尼刑事律师, 2019, 《非刑罪化: 新南威尔士州关于性工作的法律》

<sup>7</sup> 大不列颠议会, 1751年, 《无序房屋法》(已废除)

<sup>8</sup> 新南威尔士州议会,1999年,《卖淫管理:近期发展回顾》

<sup>9</sup> 新南威尔士州议会,1999年,《卖淫管理:近期发展回顾》

<sup>10</sup> 新南威尔士州议会, 1995, 《无序房屋法修正案》

然而,《妓院法律修正法》(2007年)<sup>11</sup> 增加了地方议会监控和关闭妓院的权力<sup>12</sup>,2015年政府对妓院条例<sup>13</sup> 的调查建议对妓院建立新的国家许可证制度,由警察加以管制。面对失去非刑罪化模式的威胁,性工作者的权利倡导者努力保护现有政策;TOUCHING Base与悉尼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州SWOP合作发起了一个一年的研究项目<sup>14</sup>,在辩论中放大了性工作者的声音。政府最后的审查否决了新的许可制度,称非刑罪化是"保护性工作者和维持性工作行业更加透明的最佳方式"。<sup>15</sup>

2010年的一项公共卫生研究比较了澳大利亚三个城市的性工作者健康服务,这些城市的法律模式不同。并得出结论认为,由于非刑罪化和减少警察干预,新南威尔士州悉尼的工作安全、同伴教育和支持措施是最好的。<sup>16</sup> 两年后,提交给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sup>17</sup> 关于性工作的报告指出,新南威尔士州性产业的规模没有扩大,没有相关的警察腐败事件,性工作者的精神和性健康水平与一般人口相似。

新南威尔士州目前拥有澳大利亚最自由的性工作法律<sup>18</sup>:性工作者现在可以举报犯罪,如在工作时被偷窃或殴打,而不会被逮捕,如果警察不公平对待他们,可以提出申诉。然而,街头性工作者仍然被刑事定罪和严格限制,不能在学校、教堂、医院或住宅<sup>19</sup> 范围内,活动。妓院和独立的性工作者受到地方议会的严格监管,并且对性工作各方面的广告有严格的限制。议会可以找到多种方法拒绝开设性工作场所的申请:

"即使规划上可以接受,他们也可以自己制定分区法,将红灯区的存在抹去。如果一个潜在场所即使是隐约靠近教堂,他们也会拒绝它 – 当地的宗教团体会发疯。"

CAMERON COX, SWOP, 新南威尔士州

<sup>11</sup> 新南威尔士州议会,2007年,《妓院立法修正案2007第29号》

<sup>12</sup> SWOP, 2007, 《2007年妓院立法修正案摘要》

<sup>13</sup> 新南威尔士州议会、2015、《投票和诉讼摘录 - 妓院调查的监管》

<sup>14</sup> 猩红联盟,2016,《世界著名的性工作非刑罪化最佳实践模式仍在新南威尔士州》

<sup>15</sup> 新南威尔士州议会,2016年《政府答复立法议会关于监管妓院特别委员会第1/56号报告,题为"妓院调查的监管"》

<sup>16</sup>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公共卫生杂志,2010年《<u>卖淫非刑罪化与健康促进项</u> 目覆盖更多性工作者有关》

<sup>17</sup> 新南威尔士大学,2012年,《<u>新南威尔士州性产业——给新南威尔士州卫</u> 生部的报告》

<sup>18</sup> 性工作法全球图绘: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NSWP。

<sup>19</sup> 新南威尔士州性工作非刑罪化, NSWP



地方议会条例意味着大多数性工作场所仍然未经许可或非法;由于严格的规定、缺乏适当的规划政策以及上诉议会过程冗长且成本高昂,只有不到15%的妓院在得到发展许可的情况下经营。<sup>20</sup>以按摩院为名经营,需要对工作条件酌情处理,如不把安全套放在场所内。独立工作者必须公开申请,以便从家里提供性服务,这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过程,因为会自动将他们的服务通知申请人的邻居。

面对"北欧模式"游说团体的反复挑战,性工作维权人士必须继续努力维护这些法律,更不用说改善这些法律了。

新南威尔士州一名27岁的跨性别BDSM服务者Adel说,她的工作并没有特别受到污名化:

"在我每天与非员工的互动中,我不会对大多数 人保守秘密。"

创业时, Adel 受益于性工作场所的结构: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感恩所在的地方和它的管理,它给了我很多能动性,去拒绝和停止预约。"

Martina, 一名33岁的女性伴游, 在她的工作场所也感到安全:

"视频上看到来的客人,检查过他们的身份。我从相机里看到他们再决定是否进去,如果我进去后仍然感到不舒服,那么我可以拒绝他们。如果我继续,可事先得到全部费用。他们先洗澡,然后我检查他们是否有性病的迹象。在预约期间,如果他不尊重我或我的界限,那我可以把他踢出去,把钱留下。安全套是100%强制性的,没有它工作是违法的。"

两名工作者都可获得负担得起的有职业针对性的保健服务,包括免费的安全性用品和为性工作者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但现年48岁的Yvan,一名男性BDSM服务者,在在家工作时缺乏法律保护:

"两个人在同一私人场所工作,虽然更安全,但仍然违法。"

尽管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解决警察腐败问题,但Adel并不相信警察:

"永远不要忘记其他人告诉我的突袭和逮捕,以及每晚有一个女孩'劳役'去服务来威胁妓院的警察。我自己对警察骚扰和性兴趣的经历都是负面的。"

#### 新西兰

《按摩院法》(1978年)<sup>21</sup> 规范了新西兰在场所中的性工作,包括打着"按摩中心"的幌子的妓院。该法将按摩中心界定为公共场所,因此,警察可以使用禁止在公共场合拉客的法律搜查性工作者的工作场所,并对他们与工作场所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一起刑事定罪。一位护士描述了她在NZPC性工作者健康诊所的角色:"这太可怕了一一性工作者被当作罪犯对待。我做这项工作的原因之一是,这是一个人权问题,我们需要照顾这些妇女。"

卧底警察经常对性工作者钓鱼执法,并检获安全套作为证据,性工作者的姓名被归档并记录在警方登记册上,这可能导致刑事定罪。前工党议员、前性工作者Georgina Beyer表示,由于当局完全失灵,导致这些工作者经常受到虐待和伤害,而客户可能逍遥法外:"警察本应因的所作所为而坐牢,而警察的父权制和偏见直到最近才受到挑战质疑。"

新西兰性工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组织起来,并成立了新西兰性工作者团体(NZPC),该团体于1988年成为政府资助的组织。新西兰于1986年将同性恋非刑罪化<sup>22</sup>,并在1989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针具交换项目,这大大减少了毒品使用者者感染艾滋病毒的水平<sup>23</sup>。性工作者、NZPC全国协调员Catherine Healy夫人是该组织的共同发起人,她领导了这场运动。她谈到了政治背景中的重要性:"我们是艾滋病毒社群的一员,公共卫生界愿意谈论性工作,希望我们组织起来抗击艾滋病毒。"

Healy认为作为妇女运动的一部分有必要进行合作,NZPC与主流妇女组织和自由女权主义团体,包括新西兰妇女全国理事会和独立妇女庇护所全国组织组成了一个工作组,并开始起草一项非刑罪化改革法案。该小组专注于建设社群,合作,并在一位法学教授的帮助下起草法案。他们建立自己的网络和游说基地时,出席了议会会议,建立政治家的信任,使性工作者在政治空间的存在正常化。

一位参与起草该法案的女权主义倡导者建议 将性工作视为一种体面的日常职业,这种职业经 常发生在成年人之间,以保持该法案在政治上现 实,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我们关心的一个是青少年进入这个行业,特别是年轻的无家可归的性少数工作者,这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我们想在法案中包括和保护他们,但我的建议是不要这样做,这听起来很糟糕,步子太大,让广大选民无法接受。法案通过并提交审查后,可以决定是否要扩大其适用范围。"

工作组研究政党,寻找最合适的政治家来推动该法案,Tim Barnett是天生的合适人选。一个公开的同性恋政治家和性工作盟友,他已经熟悉当地的基督城卖淫团体以及对法律改革需要。Barnett是前国会议员,前工党总书记,在1996年获得第一个议会席位后不久,应Catherine Healy的要求,他参与了PRA。后来成为总理的Helen Clark,担任卫生部长时实施了针具交换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激进项目。Clark给了Barnett一个政治空间来开拓这项立法,他从政策角度处理:

"在她的心里,她觉得性工作是有害的,如果你 能避免它发生,就应该避免。但是在她脑子里, 她知道我们需要考虑现实情况,提高安全性。"

TIM BARNETT, 前工党议员

<sup>22</sup> 新西兰议会, 1986年, "1986年同性恋法律改革法."

<sup>23</sup> 新西兰政府, 2002年, "针具交换项目拯救生命."



一个成员的法案是从选票中挑选出来,Barnett的号码被选中,这允许他通过议会办公室起草该法案。Barnett将法案草案作为良心投票提交他的政党支持,然后他把该法案提交议会,并一读通过。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委员会听取了222份意见书,包括新西兰商业和专业妇女联合会和基督教女青年协会的支持性意见。NZPC首先针对特定团体进行公开支持,即使这种从属关系似乎非常规,以鼓励其他效忠者效仿。一个代表照顾者的工会就性别和残疾问题进行游说:

"他们描述了残疾如何限制获得亲密关系,这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照顾者'采购'性服务是被迫违法,只是为了帮助病人满足他们的需求。"

#### TIM BARNETT

16份反对意见支持"北欧模式",但委员会赞成非刑罪化,并在2002年二读通过该法案。该法案引起了福音派基督徒的强烈反对,但得到了计划生育协会、公共卫生部门和性少数社群公众支持。

正确表述条例草案至关重要,工作组使用了简单、明确的信息,如"性工作就是工作",并提出非刑罪化是妇女问题,是迈向两性平等的一个步骤。NZPC讨论了妇女与国家的关系,并提出了妇女是否应受到国家保护或惩罚的问题。他们解释说,非刑罪化让性工作免于被驱赶到地下,使性工作者能够根据需要获得帮助。该小组还把非刑罪化作为一个劳工问题,举例说明法律改革如何减少他们的工作的不稳定性,以及通过艾滋病毒预防作为健康问题。也提到了维持治安的费用问题,因为刑事定罪所用的警察资源可用于其他地方。

一系列强大、清晰和相关联的性工作者声音 对于成功游说特别委员会至关重要:

"以人性化、个性、幽默、影响力和辛酸的方式 分享他们的工作现实。委员会曾以为这是体力 消耗的工作,但很快意识到,这更多是像坐在床 边与男人谈论这些问题。我们带一名委员会成员 和她的女儿去看了'女主人'和她的BDSM工作 室——他们承认很难谴责!"

TIM BARNETT

工作组接受了媒体培训,以便他们为采访做充分准备,尽管经常进行基础或老生常谈的提问,但他们的战略是迅速频繁作出反应。拥有多元化的性工作者的声音是至关重要的,需要从未经训练的本能反应到不同环境中稳重的能言善辩的演讲者。记者经常向工作者施压,要求他们透露令人不快的或淫秽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的性工作状态,因此准备工作是关键:

"有几次,我被拖出预约,跑出酒店,与媒体聊天。有的报道出来了,有的没有。谈论这些问题很好,既不确认也不否认。有时,我可以看到观众明显地坐不住,但我们会想办法让他们留下,用钩子让他们感兴趣。"

CATHERINE HEALY, NZPC

该组织发现,政治家们是最大的挑战,因为他们在倡导社群的同时还要建立自己的事业。对于职能协作,双方都需要了解彼此的工作过程以及他们工作的政治环境:

"我们需要他们,他们需要我们 – 像头上的一个洞。我们必须提醒他们我们不同的工作方式,让他们在掌控中。Tim和我从头到尾都疯狂战斗。我希望我欺负政客更多。这里面有一点点尊重,为他们的立场 – 但去他的。"

CATHERINE HEALY, NZPC

Georgina Beyer于1999年当选,并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公开的跨性别议员。她认为,性工作者必须在政治空间中拥有强大真诚的拥护者,要有共鸣,认为他们是自己的代表。在她的一次议会演讲中,她以一名前性工作者的身份来展示她的专长和洞察力:

"我对性工作者保护的议题充满热情,因为曾见过俱乐部老板进行可怕的剥削和胁迫,有时还用毒品。我的同事对这个话题不屑,毫无必要地让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受害者化大行其道。我的话来自内心,其他议员是被迫遵守党的路线。"

GEORGINA BEYER, 前工党议员

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审读中,PRA以一票之差通过:60票对59票,1票弃权。虽然穆斯林信仰通常禁止性工作,但议员Ashraf Choudhary投了弃权票<sup>24</sup>,这使得投票支持非刑罪化。2003年,PRA将性工作非刑罪化,并取消了所有将性服务购买、销售和组织刑事定罪的法律。自该法通过以来,性工作者先前的相关定罪已经取消,NZPC与政府协商,制定一套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规则,包括雇主促进安全性行为的义务。

法律改革立即促进了劳工权利;新西兰性工作者可以举报不良管理人员和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也可以行使拒绝或举报不安全客户的权利。性工作者不再担心不得不逃避法律,他们可以在更安全的环境中工作,这样更容易设定边界,还可以选择与同事一起工作,这增加了安全性,同时增加了建立友谊、网络和工会的机会。性工作者可以自营,或不支付第三方工资的独立经营,或在脱衣舞俱乐部或妓院等机构工作。

然而,PRA禁止持有临时签证的人从事性工作,这直接影响到新西兰的移民性工作者。作为"非法"工人,他们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不得不留在地下,暴力、胁迫和剥削的风险增加,无法诉诸司法。<sup>25</sup> NZPC和人权委员会正在游说修订该法,他们采访了新西兰移民工人,并看到了他们工作脆弱性增加的证据。

然而,非刑罪化已大大改善了大多数性工作者的安全和福祉<sup>26</sup>,改善了行业中各领域性工作者的权利。<sup>27</sup> 国际研究强调,"尽管新西兰移民局进行了深入调查,但迄今尚未发现性行业贩运案件"。卖淫法审查委员会2008年的一份报告<sup>28</sup> 发现,性工作者更愿意举报犯罪,性产业的规模没有扩大,大多数性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由于PRA而有所改善。公共卫生部的一项审查<sup>29</sup> 发现,90%的性工作者报告就业、法律、职业健康和安全权利更好,64%的人认为拒绝客户更容易,57%的人注意到警察态度有所改善。<sup>30</sup>

2014年,一名性工作者通过人权法庭起诉一名妓院经营者进行性骚扰,她赢得了该案,并被判精神损害而获得25000新西兰元赔偿。<sup>31</sup>

Dixie, 19岁, 一个性别不明的脱衣舞女, 伴游和BDSM服务者感到了为性工作者提供的法律的全面保护:

"我有一份合同,规定我可以选择我做什么预约,我随时可以退出,我可以选择我的服务,我每次都有最终决定权。当管理我老东家场所的女人试图迫使我提供无保护的性行为时,我向NZPC寻求帮助,并可以选择将她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

<sup>25 《</sup>妇女研究杂志》,2017年,《新西兰的非刑罪化和移民性工作者的权利: 提出变革理由》

<sup>26</sup> 性工作法律全球图绘: 新西兰, NSWP

<sup>27</sup>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 2014年, 《非刑罪化十年: 南半球性工作不是地下》

<sup>28</sup> GAATW, 2018, 性工作者为变革而组织: 自我代表、社群动员和工作条件

<sup>29</sup> 新西兰政府,2008年,2003年卖淫法审查委员会关于《卖淫改革法》执行的报告

<sup>30</sup> 奥塔哥大学,2007年,《卖淫改革法》对性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做法的影响

<sup>31</sup> NZLI, 2014, 人权审查法庭 [2014] NZHRRT 6

### 北领地,澳大利亚

黑豹是第一个北领地(NT)性工作者组织,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呼吁废除造成高度限制性工作条件并对工作各方面进行处罚的法律。黑豹被安置在工会的北领地办公室,工会协助支付租金,以便性工作者可以组织起来。因此,性工作激进主义长期效忠于北领地的工会。

直到最近,北领地还受《卖淫管理法(北领地)》(1992年)<sup>32</sup> 的管辖。由于严格执行警察登记制度,它是澳大利亚对性工作者最具歧视性的司法管辖区。伴游机构必须获得执照,并受到警察的严格监视,在机构中工作的性工作者必须被列入警方的终身登记册。任何十年内受到毒品犯罪指控的人,都被禁止登记,这很可能严重限制了他们作为性工作者的收入,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脆弱性和边缘化。

妓院、按摩院和其他性工作场所是非法的,但在家或在街上工作也是违法的。工作者只能在酒店房间或客户家中提供性服务,他们不能在组织预约的同一地点提供服务。性工作者不得一起工作,无论是与一位同事、一小群人还是合伙人一起工作,而且他们不能雇用司机、保安或预订助理等支持人员。此上的策使这项工作更加危险和孤立,因此工作者更难会面、组织或开展法律改革运动。

作为1992年法的一部分,成立了伴游机构许可证委员会,有权授予、更新和取消机构许可证。一年后,委员会建议进一步改革,使妓院合法化,但政府认为它太有争议,并拒绝了这一建议。总检察长办公室在1996年和1998年都进行了审查,1999年对伴游和性工作者的管制进行了报告,最终导致2004年废除了《妓院法》(1907年),允许伴游机构运营不受管制。然而,妓院和街头工作仍然是非法的.

北领地性工作者外展计划(SWOP NT)继续与性工作者组织起来,呼吁进行法律改革,并抗议北领地是澳大利亚唯一需要向警察登记的部门。SWOP NT的外展工作者和协调员Leanne Melling指出,在制定非刑罪化战略时,最根本是需要从一开始就传达统一的信息:

"我们确保过去和现在的性工作者能够统一应对。我们需要确保每个人都站出来,如果人们不愿意,或者不同意什么,或者觉得其他工作者被甩了,我们可以讨论。"

LEANNE MELLING, SWOP NT

性工作者是自己的生活和维权改革的专家, 因此,可以定位自己为关键决策者,特别是在具 备适当的事实和证据时:

"我们说,'看,我们是劳动力,我们了解行业,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们不断提供证据和案例研究,从社群摊位到正式会议,无处不在。"

LEANNE MELLING, SWOP NT

通过表达明确和统一的信息,作为推动法律改革的领导者,性工作的活动家更有能力结成联盟。SWOP NT于2013和2014年使用国家团体猩红联盟的成员身份来获取技术支持,并与猩红联盟形成统一战线,支持其非刑罪化运动。SWOP NT也向其他权利倡导者提供了明确的指导,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作为强大工会运动的一部分运作,并成功地游说北领地工党。

性工作者的权利倡导者将非刑罪化视为劳工权利问题,并相应地与工会结盟。工会为性工作者提供了在国际妇女节等活动中发言的平台,并公开支持非刑罪化运动,以示声援。该运动得到了劳工妇女和工会妇女以及澳大利亚服务工会的支持,部分原因是许多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组织已经是工会成员。

北领地政府一直拒绝法律改革呼吁,直到2016年澳大利亚工党当选。通过接近一个亲工人权利的政党,性工作者完全有能力推动健康安全、其他的行业保护,以及人权中的劳工权。在之后两年内,性工作者与主要的支持性工会一起,安排以代表出席会议并发言;他们获得北领地工党大会的一致支持,而所有党内部长都批准了这项议案。

2019年初,政府发布了一份有咨询期的讨论 文件<sup>33</sup>,性工作者通过立法改革的提交程序在正 式层面发言,并在经济政策审查委员会发言。该 文件于2019年晚些时候作为《性产业法案》制定 并实施<sup>34</sup>,立法议会审议并通过了该法案,经过 约20年的倡导,最终将性工作非刑罪化。<sup>35</sup>

法案旨在使性工作(包括以妓院,以街头及室内性工作)非刑罪化,以及使性工作合约合法化,以加强性工作者、顾客及公众的健康及安全。该法案废除了PRA(1992年)及其相关的惩罚措施,使性工作者可以共同工作,并赋予他们与该州其他工人同等的工作场所保护和劳动权利。<sup>36</sup> 法案承认性工作是一种职业,并支持诉诸司法,即性工作者可以举报罪行,而不必担心被捕。

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北领地人口是为澳大利亚原住民(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sup>37</sup>,并可能占该区域性工作社群的相当比例。北领地性工作者和倡导者Desirae August解释说,该法案特别包括了可能不自认为性工作者的原住民:

"无论我们如何工作以及如何识别,原住民性工作者都应该得到与其他工作者相同的保护。该法案对北领地性工作法律进行了重要修改,将有利于所有性工作者、包括原住民工作者。"<sup>38</sup>

<sup>33</sup> 北领地政府, 2019, "改革北领地性产业管理."

<sup>34</sup> 北领地政府, 2019, 《性产业法案》(2019)

<sup>35</sup> 性工作法律全球图绘: 澳大利亚北领地, NSWP

<sup>36 &</sup>quot;澳大利亚北领地引入性工作非刑罪化法案", NSWP

<sup>37 &</sup>quot;2016年人口普查: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快速统计,"澳大利亚统计局。

<sup>38 &</sup>quot;性工作者庆祝北领地性工作非刑罪化法案通过,"猩红联盟.

### 性工作者倡导非刑罪化的关键策略

NSWP在其成员中进行了一次在线全球咨询,以收集关于非刑罪化如何改善其国家或区域性工作者的生活和保护其权利、非刑罪化的障碍、影响决策者所需的证据以及他们用于倡导法律改革的技术的信息。正如我们调查中的一些例子所示,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已经在利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非刑罪化模式的成功来倡导游说本国的变革。

在津巴布韦, Pow Wow指出, 刑事定罪直接 影响到性工作者的安全:"他们容易受到导致暴力的污名化和歧视,工作条件差使他们的生命置 于危险之中。"

性工作在奥地利合法化,这与对性工作者的 结构性压迫有关:

"合法化不能让我们平等——事实上我们没有劳工权利!这个法律要求我们纳税,却没有回报。如果性工作者失业,他们无法获得任何州福利或失业者项目…在Covid-19危机期间,性工作者没有资格获得任何紧急国家资助。"

RED EDITION、奥地利。

尽管有许多限制,但德国色情与性服务专业协会(BesD)将妓院和其他性工作场所合法化描述为一个积极的起点:

"它有助于性工作正常化,因为性工作不再完全在地下运作。当公众看到妓院像任何其他企业一样运作时,公众舆论可以慢慢对性工作场所宽容,并能积极影响决策者谈论性工作的方式。

BESD, 德国

大多数组织都找出了类似的实现非刑罪化模式的障碍,包括宗教和原教旨女权主义,以及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的混淆:

"天主教使徒和罗马教会固有的虚伪,每个人都消费性服务,但表面上没有人消费…白人女权主义占据所有权力空间…还有,关于贩运和非法移民的讨论,它限制流动,对性工作者过度监测。

性工作者专业协会 (APROSEX), 西班牙

文化、道德和宗教因素共同增加了性工作者的社会污名和歧视,萨尔瓦多的性工作者协会(OTS)将此形容为被当局视为罪犯,被社会视为疾病。政府和政治家不太可能挑战这种普遍的说法;Red Edition解释说,在奥地利,提出此类话题的政客可能会失去选民。马里的Tilé Coura协会(ATC)将宗教组织作为主要障碍,因为它们拥有最大的政治权力,目前正在阻止所有性教育。ATC正在开展性工作意识提升运动和活动,以行政和宗教当局为目标。

PITARP指出,在肯尼亚,非刑罪"使性工作者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为正义而战"。乌干达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网络(UNESO)认为,通过学习其他倡导者的成就,乌干达可以实现非刑罪化:"我们可以学习和采纳新西兰在争取非刑罪化的斗争中采用的战略,因为我们都有类似的障碍。"

乌克兰Legalife-Ukraine在宣传中积极利用 非刑罪化国家的积极经验,因为乌克兰大多数决 策者不熟悉非刑罪化模式。

在北马其顿共和国,STAR-STAR汇编了对全球不同性工作监管框架的比较分析,认为新西兰的做法最有利。在2020年7月的选举中,包括两个主要政党在内的8个政党签署了一项宣言,要将北马其顿共和国的性工作非刑罪化。

OTS定期与萨尔瓦多劳工部和市政当局的代表会面,以合作治理的形式解决性工作者的需要,因为性工作被认为是一种劳动形式。西班牙的APROSEX成立了一个性工作者工会,以建立社群和支持网络,并提高对立法改革可能性的认识。美国的SWOP推行一项倡导议程,包括领导一个工作组,与其他全国性的非刑罪化工作合作,创建非刑罪化应对工具包,并继续研究刑事定罪的失败。

Pow Wow将健康确定为他们在津巴布韦开展非刑罪化运动的切入点:"作为性工作者,我们是重点人群中的一员,能够为终结艾滋病作出贡献——如果性工作者可以自由工作的话。"他们继续努力实现非刑罪化,很多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也研究如何利用国际人权法和条约作为承认性工作者基本人权的手段。39

为了游说非刑罪化,许多组织,如科特迪瓦的COVIE和津巴布韦的Pow Wow建议提出关键证据,包括有关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和犯罪的统计数据,并强调性工作者的生活经历、污名和社会排斥。乌干达UNESO提议:

"与主要利益相关方举行会议,在性工作者中开展倡导培训,人权意识会议,影响性工作者的人权和法律培训,发展倡导联盟,对不利的性工作法律和政策进行请愿。"

尽管非刑罪化获得大量支持,但许多活动家警告说,现有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模式在其他司法管辖区无法轻易复制。萨尔瓦多的OTS采用一个单独的制度:"鉴于提供性服务的方式多样,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模式。"喀麦隆的工作者也一样:

"我们正在与艾滋病毒/艾滋病作斗争,这是唯一能开展性工作者干预的名义。这场斗争现在具有高度政治性,涉及心理健康、人权以及性与生殖健康问题。"

AVENIR JEUNE DE L'OUEST (AJO), 喀麦隆



如前所述,新西兰的非刑罪化法律禁止移民从事性工作,这一问题仍然是新西兰的倡导主题,也是NSWP成员组织全球运动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德国,大多数性工作者都是移民,这是不切实际的。这种限制能否根据欧盟法律得到实施和执行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只能适用于非欧盟移民。"

BESD, 德国

一些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进行更独立的研究,将刑事定罪的负面影响与非刑罪化的好处进行比较,作为打击"北欧模式"游说团体使用的错误信息的武器。

PLAPERTS国际会议, 2014



### 建议

- 制定一致统一的信息——支持工作组的多元化,赋权社群,制定统一的战略和信息
- 考虑背景——将政治环境纳入起草政策法律和运动,仔细界定具有政治相关性和现实性的性工作问题
- **仔细界定问题**——考虑消除与性工作相关争议的途径,例如将非刑罪化视为健康或劳工权利问题
- 充分利用研究——选取有效、易于获取的证据、以加强倡导运动
- **进行原创研究**——记录侵犯人权行为作为证据,为委员会、辩论和调查做参考
- 现身发声——进入政治空间,使性工作者的存在正常化和确保纳入不同性工作者声音

- **促进性工作者的专业性**——在性工作法律改革中发挥领导作用,并要求有将性工作者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展现的平台
- 建立联系和网络——成立工会,加入工会,成立工作组,并请求相关的人权组织、民权运动和同情的政党提供支持和归属
- **精通媒体**——获得媒体或公共演讲培训,并选择最适合每个媒体渠道的演讲者和故事
- **了解敌人**——预测反击,并准备反驳论点,应 对从宗教团体,"北欧模式"游说团和其他人 可能的挑战
- **坚持不懈**——要实现立法改革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但大洋洲各地倡导者的不懈努力证明了积极变革的可能性。

### 结论

能够安全地谋生是一项基本人权, 非刑罪化是性工作者实现这一目标的最 佳方式。性工作者应享有与所有工人一 样的权利,包括保护他们免受工作场所 剥削、暴力和警察腐败,以及报告工作 场所相关犯罪和诉诸司法的权利。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性工作者一直在大洋洲各地组织起来,要求性工作法律改革。性工作权利活动家先锋打破了环绕当地卖淫法的沉默,公开谈论他们的工作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受到性工作法的负面影响。

2019年的一项研究<sup>40</sup> 认可了性工作者权利活动家在新南威尔士州性工作非刑罪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们制作和提交自己的突破性研究在法律改革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指出,性工作者的声音对任何法律改革工作都至关重要,性工作者是激进政策和法律变化的主要贡献者。经过几十年争论性工作合法化后,来自新南威尔士州SWOP的Cameron Cox建议"尝试先通过非刑罪化来处理它——这将节省许多斗争。"

新西兰通过PRA已经近20年了,新西兰性工作者的生活和权利显著改善的证据继续增长。许多关于新西兰非刑罪化进程书籍和研究已经出版,提供说明PRA对性工作者的权利和生活产生了许多重大影响的第一手资料。新西兰和新南威尔士州目前的性工作监管框架并不完美,活动家们正在努力审查法律,以提高所有性工作者的权利,同时保护法律中现有的非刑罪化要素。

新西兰和新南威尔士州的累积成就为北领地从一开始就制定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非刑罪化政策奠定了基础。性工作者权利活动家在参与政府、政治家、工会以及卫生和司法部门的其他利益攸关方时,作为专家带头,这应该成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活动家效仿的先例:

"我们希望,这些关键的改革将展示性工作者和政府之间最佳实践伙伴的重要性,并启发在其他国家开展类似的性工作非刑罪化运动。"<sup>41</sup>

JULES KIM, 猩红联盟

<sup>40《</sup>国际犯罪、正义和社会民主杂志》,2019年,《<u>性工作者活动家如何影响</u>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性工作非刑罪化》



A CIVITY OF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促进健康和人权

### 团结行动

在艾滋病疫情出现以前,性工作者就已经组织起来了。NSWP是全球性工作者领导组织的网络,在五个地区有强有力的区域和国家网络:非洲;亚洲太平洋;非洲(包括东欧和中亚);拉丁每周;以及北美和加勒比。

NSWP在英国苏格兰设有全球秘书处,开展倡导、能力建设和沟通宣传。NSWP的成员是在当地、国家或区域层面的,由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和网络,致力于为性工作者发声。





